老母亲的室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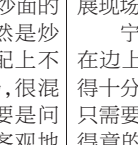
秦文君

母亲88岁那年，还过着自由自在、不拘一格的生活，她经常打游戏到凌晨。早晨我去看望，发现她在呼呼大睡，沙发边多出一些吃空的零食袋、冰淇淋的空壳。她早餐爱吃煎饼、油条加一根烤肠，我说这口味和风华正茂的打工族似的，她很得意。为了讨她的欢心，有时我也会按她的心意下单双皮奶、比萨、炸鸡、奶茶之类，她吃得意犹未尽。

我期盼她返老还童，做个老小孩，自在到老。可是年岁再上去，老迈席卷而来，度过90岁生日后，母亲的腿出现了状况，行走不便，一不小心就摔倒在地。

我们请来住家保姆，不离左右地照料她。母亲非常不满被人“看管”，多次提出不要和保姆共处，说这样的生活没意思。

我何尝不知母亲自由惯了，受不了刻板、干涸的日子，渴望生活里有自主，有浪花和活水，可是一个高龄且行走不便的老人，选择似乎不多。



那一阵为了缓解她的不开心，我们陪她出去兜风，去郊外野炊，去商场东买西买，再后来母亲婉拒了我们，说你们该有自己的生活，我不想你们太累。

后来，我的同事发来她母亲住的护理院，有大气的图书馆、电影室，透明的大鱼缸里，锦鲤们甩动尾鳍潜游，而且离家不算远。母亲心动了，说去尝试一下。

母亲入住那里的双人间，大橱、写字桌、冰箱、能调节高低的床，墙上有大屏电视，一个插着粉色小花、看得见街景的小阳台，住在那里能感受到流动的空气，看到大朵的云。

不久，母亲有了一位穿花衬衣的室友。新来的是一位99岁的老太太，她耳不聋，牙不掉，眼眸有神，心中有数，她坐在床沿上不紧不慢地梳头，还告诉我们每到春天，她的两鬓和前额仍有碎碎的黑发长出来。

老室友和蔼而健谈，每次我去探望母亲，她都含笑参与，东一句西一句地问我“外面的事”，诸如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？现在的动物园几点关门？有时也提及她和我母亲谈得来，彼此会罩着对方。

她们经历相仿，都在大机关工作过，喜欢体面、漂亮的陈设，在意生活品质和自我形象。她们常常面对面坐着吃早餐，小声交流，有时夜间睡不着，也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。

有时我在一旁悄悄倾听她们聊天，感觉她们的话题定格在当前或当天，比如议论护工凶不凶，空调温度太低，或者说中午的菜吃了塞牙缝；也会说说儿女哪天来探视，女婿、儿媳架子大不大。母亲90岁之后不再敞开心扉谈及内心，也许是思维受限，无力描述内心深层的感受，也许是被年老的漠然，封闭了表达自我的愿望。

老室友还能东走走，西走走，笑起来一口天然的牙，要不是她慢吞吞的步履，习惯性向前伸手摸索的动作，我找不到她身上老迈的痕迹。

慢慢熟络后，老室友也会让我帮忙递毛巾，找回她的梳子，我也向她讨教养生秘诀，她说：“我心里从不着急。”

一句心里从不着急，她说得轻悠悠的，云淡风轻，我感觉其中还包含温婉、豁达，相信凡事会变好，也包含哪怕遭遇隆冬，在失望的时候，会抱抱自己。之前我深切体会到身心松弛，从容不迫对于每一个写作者的重要意义，对于养生也是这样，还是第一次听说。

一次我用筋膜枪给母亲做背部按摩，老室友满眼向往地说：“推一下背，很舒服的吧。”后来我把筋膜枪留在那里，说：“等你家人来了，让他们用它给你推一推。”

她说我儿子不肯弄这些的，要等我女儿回来。

有几次我周末去探望，碰到老室友的儿子也来探视，他彬彬有礼，按时抵达，母子间对看着，说一说家事和下周带什么，仿佛语语不多。过了大半年，看到老室友神采飞扬，她逢人就说：“我女儿要回国来看我了。”

她女儿70多岁了，专程回来探视。那一阵老室友像获得新生，整个人容光焕发。她女儿来康养院陪她，不做什么，两人挨着坐，有说不完的话，隔一会，女儿往妈妈嘴里塞一些她爱的零食，不用说，定是带着情感温度的美食。

老室友的女儿不久返回国外，我看着老室友动作缓慢，瘦瘦小小的背影，感觉到她的定力和淡然，但依然能看出她思念女儿纯美的深情，说着过了隆冬女儿还会回来。或许正是这一系列温暖的期盼，让她顽强而快乐地面对生活。

我在心里默默为她，为天下有爱的母亲和儿女祈福。

远去的西双版纳

老姜

梦中的南岳河，居然有淙淙的流水声，岸边彩蝶纷飞宛如仙境。画面定格在五十五年前的一个又一个美丽的黄昏。当年的西双版纳宁静得像在睡梦里，月光如水照见的是乡愁！我在那里当“知青”。

允大公路是西双版纳在上世纪修建的第一条公路，十四连就在路边，那时去营部看露天电影，必须在晚间走十多里地，陪伴一路的是萤火虫，星星点点如梦如幻，走一路数一路数。后来看到何绍基老先生“想见夜深人散后，满湖萤火比星多”的诗句，不由拍案叫绝。

景洪坝子与山里不同，成片的稻田一望无垠。黄昏时分，热风吹过，燥燥的热，阵阵蛙声此起彼伏。只是如今稻田成了嘎洒机场，取而代之的是灯光和喧嚣。当年喜欢在夜间赶路，万籁俱寂，一轮明月照见一片清凉！

橡胶林里的蚂蚁包鼓鼓的，里面居住着成群的蚂蚁。有经验的老农居然能从中发现以蚁为食的穿山甲，还有野蜂巢。穿山甲用以佐餐，蜂蜜则可以解馋，如今想起真是造孽。

当年把山沟称为后山，后山大树参天，还有灌木，往下是菌子、杂草。后山清凉，寂静中蛉蚻声声衬托出了宁静，据说“蛉”是公的叫声，“蚻”是母的叫声，一如夫唱妇随。蛉蚻可以入药，补肾润肺。

曼达纠寨子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自然村。村边有一片黑心树林，俗称“挨刀木”，傣族老乡砍了当柴烧。这片林子因为在路边且成荫，于是成了地标，当年曾经是知青约架的地方，也是约会的地方。

至于说“银子当裤带”，确有其事，说“三条蚂蟥炒盘菜”却是夸张。菜地里的蚂蟥细细的像条米虫，一旦咬上你，喝够了血便像海参。这畜生很特别，叮你没感觉，它饱了，你却痒了。最好用一根火柴把它对穿，不然它死不了，又得祸害下一个。

漫山遍野的飞机草据说是入侵的外来物种，可以用疯长来形容。它与橡胶树争阳光抢肥力，是农垦人最大的敌人！必须把大砍刀磨得快快的，今天砍倒一片，明天又长出一片，不知道哪里是个头……

转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了，爱也好，怨也罢，都变得如此遥远，遥不可及。

蜗牛、巧克力与生活启示录

孙盂晋

16年前看《玛丽和麦克斯》，被它的怪趣味中的美好所吸引，一句“你不完美，我也一样”的台词深深地嵌进了顽固不化的脑子里。一旦意识到，人生的成功与失败也一样，就会坦然地接受并不完美的自己。

亚当·艾略特的黏土定格动画都是纯手工的，他是澳洲最后的手艺人，这样一部考验道具与场景制作的定格动画，需要的周期少说也要5年。但导演亚当·艾略特像蜗牛一样，蜷缩在他抵御世界的自我保护躯壳里，他让喜爱他的生活启示录的影迷整整等了16年。

今年再看亚当·艾略特新作《蜗牛回忆录》时，我们也老了，也会期待影片中的姐弟俩童话般的团圆。人越老，越捉摸不透生活的道理，遗憾与追悔像气团，模糊了各种缓慢的身体能量。艾略特在他所有的动画作品里，包括五部短片和两部长片，都渗入了他的人生经验。像玛丽和麦克斯一样，艾略特也有一位长达20多年的笔友；和格蕾丝的癖好相同，他全家都有囤积癖。

人总会在某个区域延长他的生命长度，艾略特镜头下的人物都有一些怪癖。他本人患有家族遗传的生理性颤抖，所以，他让他的角色长得不对称，或者让人物处在身体的自卑中，如《蜗牛回忆录》里的姐姐格蕾丝有唇腭裂的生理缺陷，还有玛丽额角上的胎记，包括麦克斯的阿斯伯格症和萍琪的阿尔茨海默病。

艾略特作品的一大主题是孤独，他的人物都有沉重的忧伤，但最终都找到了自洽和救赎的方式。早在他的自传体的短片三部曲《叔叔》《表兄》和《兄弟》中，就有分离和破碎的暗黑风格的雏形，这些家族成员的“畸人”别传，一个个都被生活折断了翅膀。比如他的叔叔，在他的世界中只有一棵柠檬树，还有令他讨厌的蜗牛。蜗牛的隐喻，还有《蜗牛回忆录》里的第一金句“人生只能倒着理解，但我们必须向前迈进”，最早都出自《叔叔》。

在《玛丽和麦克斯》里，蜗牛是躲在玛丽一度空空的信箱里的；到了《蜗牛回忆录》，格蕾丝养了一屋子的蜗牛，她靠众多蜗牛产生安全感，她自己就是一只蜗牛。巧克力，是生活苦难的弥补，玛丽和麦克斯互寄巧克力，想在远方存留一丝温存。艾略特所有的主要角色，都在孤独与磨难中坚守着善良的品质。

艾略特的一大特色是他的金句，他的金句不是对着假想敌挥舞拳头，也不是人生的加速度，而是在饱含泪水的脸上绽放欣喜。《玛丽和麦克斯》里有句醍醐灌顶的金句：“不完美是我们的一部分，我们要学会接受。”联想自己，从小就有追求完美的冲动，随后的日子，就是不断克服这种折磨自己的奢望。

《玛丽和麦克斯》是一段友谊和互相慰藉的过程，平行世界里的黑白与彩色，意味着玛丽和麦克斯这对忘年交的心理色彩。而《蜗牛回忆录》则是打破自我牢笼的过程，“最糟糕的笼子是我们自己建的”，也是一句启发我们放下负重的金句，萍琪是格蕾丝的指路人，这是艾略特设置的一个解读生活启示录的角色。《蜗牛回忆录》人物众多，叙事更为复杂。这对黏土动画来说，制作是极其烦琐的，艾略特在拍摄上极其注重用光，他的人物靠黑暗中的光亮来获得重生。

不喜欢人群，并不是一种疾病；人有各种障碍，治愈是迈向光亮的通道。更喜欢《玛丽和麦克斯》，也许是因为那首老歌“What Ever Will Be Will Be”。顺其自然，才能接纳自己。

交大西餐厅

陈佳勇

六七月间，在交大安泰管理学院上了一个月的培训班，吃住都在学校，也算是时隔多年重新体验了一把校园生活。因为我们是校外人员，吃饭的食堂便定点在研究生食堂的二楼，早中晚均在这里自助取餐。我是很适应食堂菜的，尤其来了上海交大这样的名校，更想多尝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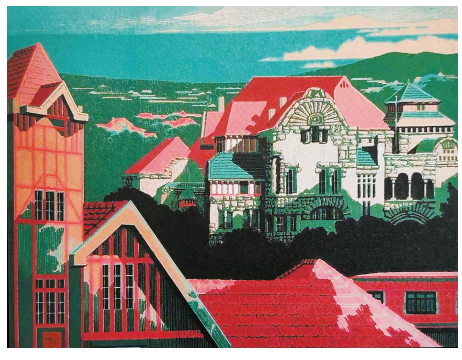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的交大校园里有肯德基，安泰管理学院楼里还有星巴克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。这两处地方不需要饭卡，我看很多人来游学，常在这里休息用餐。后经同学指引，说是第二食堂边上还有一家“交大西餐厅”，那里也可以不用饭卡，直接付钱就能用餐。我想着，等到第四周，食堂菜总有吃厌的时候，一定要来尝一尝这校园西餐是啥味道。

那天下午，我们相熟的三位朋友一起，约定五点准时在交大西餐厅会合。扫码点餐时，同行的一位朋友说自己中饭吃得太饱了，别点太多。于是我们便点了一个双人套餐，价格是131元，包含一份黑胡椒牛肉意面、一份180克的澳洲西冷牛排、一份大牛比萨，再加两份奶香南瓜浓汤。

先上了黑胡椒牛肉意面。面条确实是意面，但做法接近上海重油炒面的做法，洋葱牛肉俨然是炒面里搭配的浇头，配上不冷不热的南瓜浓汤，很混搭，也很海派。你要是问我到底好不好吃，客观地说一句，还行。尤其是菜端上来的时候，洁白的大盘子上面赫然印了一个交大的校徽，特别庄重，很有仪式感，菜也变得好吃了。有此铺垫，等到西冷牛排端上来的时候，那就是惊艳了。刚才意面用的是圆盘子，现在牛排用的则是方盘子，还配了蔬菜色拉，关键是餐盘边上的酱汁，那真是在努力向顶级西餐厅看齐的。最后上的那道大牛比萨，尤其好吃，分量也足。

这次交大西餐厅的体验，我感觉可以打个八十分，八十分是相对于校园西餐这个定位而言。因为六点还有讨论课，我们三人迅速吃完，回转身，发现墙上也贴了一幅宣传画，上面写着“拒绝舌尖上的浪费，从这里做起”。下方还有一行字，写着：我是“光盘”，配了一句英文，I am “cd”。我盯着这个招贴画，看了许久，作为一个正宗的文科生，我试图努力理解这种“交大式的幽默”，但真的很难理解。

但无论如何，接触了，总有收获。因为上这个培训班的缘故，我在养老院里吃了一餐红烧肉老年养生餐，知道了养老产业里管55岁的人叫作“活力老年”；知道了在非洲厄立特里亚开采一盎司黄金的成本；还知道了在金山廊下有一家巨大的楼房养猪场能够生产“生物天然气”。最有趣的是，学员论坛上，当知道了上海水产集团有70艘远洋渔船在全球各大渔场作业，捕捞最新鲜的深海金枪鱼，再在西班牙的加工厂做成罐头食品，这就是典型的“地中海饮食”之后，大家纷纷下单买了这款金枪鱼罐头。所以说，万事万物，在今天的数字化时代，最后的归宿，十之八九还是“带货”。



宾楼浴晖（套色木版） 陈国贵

一席流动的盛宴

王瑢

台风过后，魔都难得好天。途经愚园路见某小区大门外围聚很多人，询问后得知是居民正在举办社区“读书沙龙”，以迎接上海书展。

一位中年妇女，用宁波口音朗读《繁花》选段。女人读罢，身后的中年男子立起身来自我介绍：“我是开早点铺的老张，今朝天气好，我来读一段……”节选自苏童最新长篇小说《好天气》。伊在网上早早买来的纸质书，就等在书展现场要签名。

宁波女人侧过身去抬手遮唇，跟坐在边上的人窃窃耳语，因为离得近，听得十分真切。“从热得发昏到书香四溢，只需要一个二维码的距离……”是颇为得意的口吻。她摩挲着手中的精装本《繁花》，签名页的水渍隐约可见，慨叹道：“连续多年奔赴书展，2018年那届恰逢暴雨，多亏我用雨衣裹着书排队……”而直至此刻我方才恍然，这些人中不乏街道小商小贩，这读书活动完全是读书爱好者自发组织的。

我注意到屋里有个男子，隔窗怔怔呆看，冷不丁起身，出得门来看清是个青年男子，身形如瘦竹。他大步流星横穿马路，手里拿本翻开的书，立于廊下站定，即刻朗读起来，“太阳即使在忧愁的时候/也要披上光明的衣裳……”读的是叙利亚著名诗人阿多尼斯的作品。

一位穿蓝布围裙的老者始终蹲坐在一辆货车带来的阴影里，青筋凸起的手指紧握《芥子园画谱》毛边本，听至入迷，不禁热烈鼓掌……

车水马龙，树影斑驳，目睹眼前这鲜活的一幕，笑声夹杂着朗读声，犹如在彩排情景剧，恰恰印证了那句“书展不仅是殿堂，更应是流动的市井学堂……”2025年上海书展全线再升级，上海展览中心与上海书城“双主场”联动，全市范围打造分会场等，全民阅读活动深化。回望前些年的书展，热浪滚滚中乘兴而来的读者，汗流浃背排队购票，入场后继续大排长龙，方可到达心仪已久的某作家的签售现场。而时下网上购票方便，日常、夜场各取所需。

在上海，出行选择地铁比开车便捷。铿锵节奏之下的现代都市人，阅读时间往往要靠零敲碎打。如今的上海地铁空间已成为碎片式“活动图书馆”。翻一页书，乘一站车，仔细想来不过是让孤独的灵魂于字里行间看见或被看见。上海书展，是爱书人的一场充满仪式感的盛宴，你我他，面对面，或擦肩而过，或同时去拿一本心仪的书，会心一笑，这是有实感的“以书会友”。去年书展，鄙人《薪火》新书首发签售。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，空调冷风难掩人群沸腾。一位穿汉服的女孩默然端立，怀里书的塑封已被手汗洇出指纹。她身后是个戴棒球帽的学生，紧抵着前面人的背包，缓缓移动，毫无怨言……

此去经年，书展与城市衍生出的变化，是一席流动的文字与人的盛宴。

无巧不成书。偶遇“社区沙龙”当晚，接到市作协邀请，为书展长宁区某分会场做讲座并签售，地址就是上文提到的街道。四邻五舍听闻非常兴奋，书展活动办到家门口，对居民来说太方便了！

十日谈

书之展，人之约

上海书展里遇见“大变局”，请看明日本栏。

责编：郭影